

◀上接B02版

的确，黎锦技艺没有太多技巧，工具、材料甚是简单原始，这些动人作品全靠她们一双手一遍遍地千锤百炼。

纺线是黎族织锦的第一道工序，黎族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符丽荣拿出一个装着木棉的竹编箩筐，摆在屋外空地上。她坐在凳子上，一边转动线轴，一边不断地手捻木棉，一团团棉花顷刻之间变成了细线。

东方市文体局局长符巍介绍说，黎族人一般用草木棉（吉贝）脱籽、弹花后进行纺线，纺线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线的粗细程度，纺线水平越高，纺的线越细越均匀越结实。

在符丽荣的手中，细线像流水一般轻轻地纺出。

纺好线，便开始染色。染色之前，先将棉线在水中浸泡一天一夜，然后把线煮熟捞出放凉，再将一种叫做“鸭脚”的小米撒在棉线上，继续煮线，直煮到小米软了烂了，大约得等上三个小时，最后，把线捞出抖掉小米拧干，放在竹竿上晒干。

晒干也是大有学问：阳光一定要刚好，否则，染出的棉线色泽会不好看，并且还需等棉线干透，才可正式染色。如此算来，单单棉线过小米浆就要花上一天时间，可见做工之琐碎。

染色的前戏尚且如此复杂，重头戏更是繁琐。美孚黎村民喜用苏木和另一种黄色木头染棉线，木头切小块泡水三天三夜后，又煮三天三夜才能出颜色，放棉线入染拧干又曝晒干透，还要再复染几次，甚至十几次。

以前，她们除了织锦，还要上山采摘染料，有些染料不太好找，颜色就配不齐。东方市也有了自己的黎锦染料种植基地，并有专人负责看管染料基地，为传承人提供便利。

这蓝色是假蓝靛染制，咖啡色是野板栗树皮染制，绿色是谷木叶子染制，红色是生长了七八年以上的苏木蕊材染制而成的，全是山上的野生植物移植而来，还散发着浓浓的清香，让人闻了还想闻。

黎家人正是用一针一线，书写黎家传统，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织出和乐融融的幸福。

巧夺天工的紂染技艺

黎锦制作工艺繁琐，仅一条黎锦围巾就得耗费一位熟练织娘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取材艰难，染色不易，纺织艰辛。难怪黎族美孚方言著名的紂染筒裙，曾是美孚黎男子结婚时必须出的彩礼之一，可见其价值之高。

紂染，史书亦称“缬染”，是我国古老的印染方法，是海南黎族的独特技艺。虽然其他民族也有紂染，但通常是先织布后紂染。黎族紂染技艺的特殊之处在于，先紂染后织布，不仅丰富了图案的层次，还有朦胧美的艺术效果，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王秀蓉说，紂染对织娘技艺水平要求极高，甚至可以成为衡量一位织娘黎锦技艺的一项重要标准。符庆香即是一位能够熟练紂染技艺的能工巧匠，身为黎族



身着盛装的“东方织娘”们。 王秀蓉 提供

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传承人，她对紂染颇有其独到之处。

她说，紂染还称之为扎染，之所以叫扎染，就是因为扎线是紂染技艺的重中之重。首先，扎结时，线结要扎牢，以免入染时脱落；其次，黎族的染织技艺不需描样，图案花纹已尽在她们心中。

一边说，符庆香一边坐在马扎上，开始演示如何紂染。紂染的工具极其简单，只有几个木架与一些待织的棉线。她熟练地摆好木架，先将筒裙经线的一端固定在木架上，再把经线拉平，一圈圈地套在木架上，绷紧后，木架上的经线形成前后两层约20厘米宽的经线平面。

经线架好后，再将前后两个平面的经线，分成一小股（约10根纱线）拢在一起，用青色棉线绕2-3圈扎结，一个结一个结地扎成所需花纹图案。

王秀蓉说，紂染是将理好的纺线做经，紧缚在紂染架上，然后用青色或棕色的棉线在经线上扎结所需的花纹图案，随后从木框上取下来，放入染缸里着色，染后晾干，摘去所结的棉线，就能显出别具一格的朦胧晕色经线。再在经线上织上彩色的纬线，便成就了一件精美绝伦的黎锦作品。

外人看得眼花缭乱，符庆香面色平静，下手利落却又从容不迫，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心中有丘壑，下笔如有神”。不仅紂染技艺高超，她还有其匠心独特的创举——将其他少数民族的色调与图案，融入黎族传统图案之中。

王秀蓉说，黎锦图案虽有150多种，但从内容到形式，这些图案都离不开现实生活。比如，既有反映大自然的太阳纹、月亮纹、星辰纹、云纹、山水纹等；又反映人形纹的织锦图案有母子纹、大力神纹等；还有反映民间神话故事传说的纹样有鹿回头图、甘工鸟图、大力神图、月宫瑞娥图……

总之，黎锦的图案来源于黎家人的生活，且又能反映出黎家人的传统，每个图案背后都会有一则耐人寻味的小故事。

如前文提到用作彩礼的紂染筒裙：结婚后，如若生男孩，就用大方格图案的裙子折成枕头大小给孩子垫头；若是女孩，就用细格图案的裙子当枕头。

也许，在黎家人看来，黎锦是穿衣打扮还承担着礼仪教化之责。 ■



符拜马丁和她外婆传下来的黎锦作品。 应验 摄



东方黎锦老艺人在创作中。 王秀蓉 提供

指尖上的传承

指尖上的“活化石”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女人天生都爱美，喜欢华衣美服，或多或少都会在服装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美丽传奇。黎家姑娘自不例外，当一颗爱美的心遇见黎锦，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955年出生的符拜马丁，早已不再年轻，却仍有颗爱美的少女心。作为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传承人，她与其他传承人一样，自小便跟着长辈学习黎锦技艺，然而，她却敢于在传统图案的基础上，大胆加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

黎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符拜马丁也并不识字。没有文字，却不意味着无法记录，无论是古时的黎族人，还是现代的符拜马丁，出奇一致地选择用图案来描绘自己的生活。

她会绣上正在玩耍的孩童，来表达自己喜得孙辈的欣喜；她会尝试在黎锦棉线中加入几丝闪闪发光的彩线，点亮蓝黑色调的黎锦作品；她还会在筒裙上绣上“符拜马丁2011年去美国”，来记录自己出国参展的雀跃。

在黎锦早已不再是生活日用品的当下，她仍在使用自己设计、制作的黎锦包包。她无法表达设计梦想，却时刻用作品述说着设计才能——试图将黎锦融入当代生活。

东方黎锦传承展馆，陈列的黎锦作品中，符拜马丁的作品独树一帜，风格独特。就连她本人，举止神态也颇为不俗，不仅会擦口红，还会选择一双民族风格的布鞋来搭配黎族传统服饰。

如果是来自大都市的时装设计师，如此习惯与素养不足以为奇，可是，符拜马丁原本只是海南乡村一普通黎家妇人，即便被评为省级传承人，她的日常生活并无本质改变，与其他黎村村民并无二致。

假如符拜马丁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也许，她的人生与作品怕会是另一番模样。

这也是艺术科班毕业的王秀蓉致力于推广黎锦的原因之一。她坚信，黎锦足以媲美世界上第一流的工艺品，这些织娘需要更具艺术感的审美与设计。

在她看来，虽然早在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已将黎族纺染织绣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许多黎锦技艺仍面临着失传的危机。

她不住地宣传：黎锦完全可以成为海南的名片！每一件黎锦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纯手工纺线、纯植物染色、纯手工织造与纯原生态图案。如此好的东西，应当让它更广泛地造福大家，走进大家的生活。

“黎锦那么美，怎么忍心让它失传？”王秀蓉感到自己肩上沉沉甸甸的责任，不遗余力地推广黎锦。她说，只有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黎锦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黎锦不仅仅是指尖上的“活化石”，还会是指尖上的“日用品”。 ■